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冯雪峰

全集

8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冯雪峰

全集

8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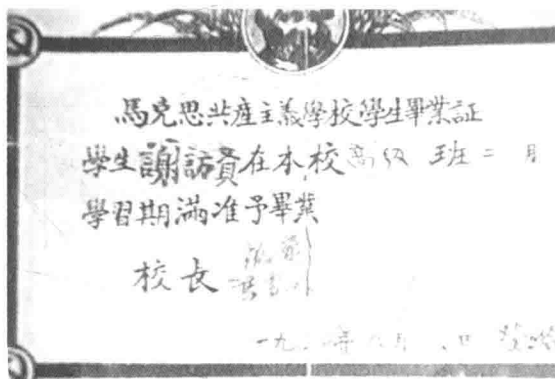
冯雪峰摄于 1956 年



1949年6月，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途中，冯雪峰（左）与魏金枝（右）合影



1949年6月，赴北平途中在南京接待处留影



1934年9月，冯雪峰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即中央党校) 副校长时，签发的学员毕业证书



1950年冯雪峰与第三野战军战斗英雄
合影

关于1936年4月间至1937年6月之间上海
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情况的参考材料

(一) 张德生

① 我在1936年4月底到上海工作的任务，当时中央总的意图是：一、根据建立一年以来，把上海各党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报告中央做参考。二、同当时的上海各党建立联系，取得信任，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联系的工作。三、了解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情况，取得信任，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并为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和同志的上海工作做准备。四、向各党传达中央的指示，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

② 据我所知，张德生和张德生在1934年秋被破坏，右派没有再成立中央局，左派没有再成立支部。留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1934年之后同中央失去联系。

③ 我到上海后所遇到的了解的当时留下的党员和党组织情况是这样：
 以“文委”为中心的一部分党员，在1936年的“左联”等团体解散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名称我一直没有搞清楚），领导人是周扬、夏衍、钱俊瑞、胡乔木、李夫等（胡、李两人，我当时不知道，最近才知道他两人当时也在“左联”内）。

（文委，即临时工作委员会，是党的组织，在1930年时就有这个组织，最初由中央领导领导，1933年平反归公或者领导。“文委”领导“文委”一即在上海的文艺界——及“文委”下的“左联”、“剧联”等团体。1935年时用“文委”书记。临时工作委员会是“文委”和“左联”等团体解散后成立的。）

外调材料《关于1936年4月至1937年6月之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情况的参考材料》手稿

关于1936年4月间至1937年6月之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情况的参考材料

① 我在1936年4月底到上海工作的任务，当时中央总的意图是：一、根据建立一年以来，把上海各党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报告中央做参考。二、同当时的上海各党建立联系，取得信任，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联系的工作。三、了解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情况，取得信任，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并为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和同志的上海工作做准备。四、向各党传达中央的指示，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传达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

② 据我所知，张德生和张德生在1934年秋被破坏，右派没有再成立中央局，左派没有再成立支部。留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1934年之后同中央失去联系。

③ 我到上海后所遇到的了解的当时留下的党员和党组织情况是这样：
 以“文委”为中心的一部分党员，在1936年的“左联”等团体解散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名称我一直没有搞清楚），领导人是周扬、夏衍、钱俊瑞、胡乔木、李夫等（胡、李两人，我当时不知道，最近才知道他两人当时也在“左联”内）。

（文委，即临时工作委员会，是党的组织，在1930年时就有这个组织，最初由中央领导领导，1933年平反归公或者领导。“文委”领导“文委”一即在上海的文艺界——及“文委”下的“左联”、“剧联”等团体。1935年时用“文委”书记。临时工作委员会是“文委”和“左联”等团体解散后成立的。）

外调材料《有关赖少其在上饶集中营情况的参考材料》手稿

第八、九卷说明

这两卷收入外调材料、运动材料，并附录多篇访谈录。

外调材料是作者在“文革”时期应当时运动中各方的调查所写的历史材料。由于作者与政界、文化界甚至军界高层都有交往，这些材料涉及中国现代史，包括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各色空帽子和特定用语外，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客观地叙述事实。由于外调人员来自不同的团体，提出的问题及被调查者多有交叉反复，造成某些材料有内容上的重复。为保存历史原貌，材料收入时不做改动。材料按所写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未署日期的置于最后。

运动材料是作者1966年之前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检讨等文字。

以上两部分中的交代材料和检查，是在政治气候不正常的年代所写，读者自可明辨。

附录部分是媒体、机构等采访作者时的访谈记录稿、综述稿。

所收文字均据作者手稿及发表稿等进行了校勘，改正个别错漏。

目 录

外调材料(上)

有关 1936 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
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 003

我的反动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 / 018

我计划拟写《太平天国》的经过和我的检查 / 022

关于巴金 / 032

关于陈辛仁和丘东平的参考材料 / 036

有关 1933 年和 1936 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情况的几点
参考材料 / 039

关于孟心波的参考材料 / 043

1930—1931 年间“文委”和祝伯英等的情况 / 045

关于王任叔的几件事 / 046

我怎样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以及怎样出集中营的
经过 / 049

有关王士菁和注释问题等 / 059

关于我被列名于“反共宣言”问题 / 065

关于林秋若的参考材料 / 066

关于 1936 年 4 月至 1937 年 6 月之间上海地下党组织
和党员情况的参考材料 / 070

- 关于左恭的参考材料 / 074
- 关于计惜英的参考材料 / 078
- 有关汪金丁的参考材料 / 087
- 关于我同冯乃超通过一次信的事情 / 090
- 关于魏金枝的参考材料 / 092
- 有关周扬、夏衍的参考材料(三十年代初、中期在
上海的一些情况) / 094
- 关于《大晚报》的一点材料 / 101
- 关于林默涵 / 102
- 关于吴大琨的参考材料 / 104
- 关于1936年送四个南京军校学生进陕北问题的
一点参考材料 / 110
- 关于“执行局”和夏爵一的参考材料 / 112
- 关于“文委”、“文总”及“左联”等组织的参考材料 / 114
- 关于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的参考材料 / 118
- 一点更正 / 123
- 30年至33年在上海我知道他们当时是党员而现在
还活着的人 / 124
- 关于王一先的参考材料 / 127
- 交代我对于许觉民同旧“人文”反革命修正主义
黑线形成和发展的关系的一点看法 / 133
- 关于30—33年间上海“文委”等情况的几点
参考材料 / 136
- 关于胡一川同我有关的几件事情 / 138
- 关于顾玉良和李一纯在1933年6、7月间情况的
参考材料 / 140

- 交代我同《保卫延安》出版的关系以及我所知道的
 其它有关的事情 / 143
- 交代我在1957年做了周扬等人的帮凶(包括一条
 注释问题)的经过 / 149
- 我对《旅顺口》问题的初步交代 / 160
- 故宫红旗公社要的两点材料 / 162
- 关于1936年在上海同我工作有关的几件事情 / 164
- 同36年从上海送人到陕北问题有关的一点
 补充材料 / 170
- 关于钱俊瑞的参考材料 / 172
- 有关上饶集中营特训班情况的几点参考材料 / 177
- 有关张庚在36年“两个口号”论争中情况的一点
 参考材料 / 180
- 许觉民必须交代的几个问题 / 182
- 有关胡乔木、周扬、林默涵等人对胡风斗争中的
 态度的几点参考材料 / 184
- 鲁迅批判到周扬等人的文章 / 190
- 关于叶亦莘的参考材料 / 192
- 一点补充 / 198
- 关于关露(胡梅)的参考材料 / 200
- 关于何思敬(何畏) / 203
- 关于何思敬等人的几点补充 / 206
- 有关王尧山36、37年时在上海的情况 / 208
- 关于夏征农 / 210
- 关于陈子谷 / 213

- 交代 54 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同我有关及我所知道的几件事的经过 / 216
- 关于同 36 年上海情报工作有关的几件事情 / 221
- 有关潘汉年和袁殊的参考材料 / 227
- 关于曹靖华 / 232
- 关于周桓 / 235
- 关于翁元生(郑丹甫)的参考材料 / 237
- 关于郑育之 / 242
- 关于执行局问题 / 247
- 关于黄植 / 251
- 关于 33 年上海“远东反战会议”及刘芝明等被捕的参考材料 / 253
- 同 28 年至 36 年之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关的一些零碎的参考材料 / 256
- 有关胡风及胡风分子侵入旧人文的几点材料 / 269
- 关于“文委”及曹荻秋 / 272
- 有关“远东反战会议”情况的补充交代 / 274
- 关于刘芝明的参考材料 / 276
- 有关“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参考材料 / 278
- 同田间有关的参考材料 / 283
- 关于陈家康及一些有关问题的参考材料 / 287
- 关于周钢鸣 / 293
- 关于欧阳山 / 296
- 我的简历(27 年至 49 年) / 297

- 关于何干之以及有关问题的参考材料 / 299
- 关于同36年我在上海工作有关的几个问题 / 303
- 交代三个问题 / 305
- 关于33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我所知道的一些人 / 309
- 有关赖少其在上饶集中营情况的参考材料 / 314
- 关于祝伯英和有关问题的参考材料 / 322
- 交代同33年“远东反战会议”有关的三个问题 / 330
- 关于苏平、孙子遂在上饶集中营的情况 / 332
- 我同葛琴认识和在解放前同她来往的经过 / 334
- 关于洪灵菲及有关问题的参考材料 / 340
- 关于36年时上海的“文委”和“临委”问题 / 344
- 关于《〈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
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商榷》(陈幹、高汉)一文怎样
投到《文艺报》的问题 / 356
- 关于钱俊瑞 / 358
- 有关张执一在32年从武汉到上海接关系问题 / 360
- 我认识姚蓬子以及在解放前同他来往的经过 / 361
- 关于刘鼎36年6、7月间到上海的情况和其它一些
事情的参考材料 / 370
- 关于顾凤城 / 382
- 交代解放前我和王任叔的关系及我所知道的
有关王任叔的事情 / 384
- 交代36年时王昆仑同我几次谈话以及我去成都的
经过等情况 / 389

外调材料(上)

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①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第二个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行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熟识。”

我大约在4月25日左右到上海,当晚住在一个小客栈里——这是事前已有联系的一个姓徐的同志所布置的,这个姓徐的同志(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是原来做情报工作、属于情报系统方面的,当时隐蔽在上海,——第二天下午我就找到了鲁迅,并从小客栈移住到鲁迅家,在他家大概住了二个多星期,即经鲁迅同周建人商量,由周建人出名租了一幢房子,我即同周建人同住。

我大概在第三天或第四天去见了茅盾。也大概在一星期之内见到了沈钧儒等人。

^① 1974年4月26日作者致包子衍的信:“‘有关一九三六年……的经过’,是1966年8月10日写的。这不是外调材料,是当时一个‘工作团’命令我写,说是‘上面’要的,我留了底稿,过了半月又被人取去,以后不肯还我。直到前年(72年10月)我从干校回北京,听说这材料在66年67年中有几个单位的群众团体打印过,于是我设法找到了一份,但错字和脱落的地方很多。我改正后(未有新的添加和修改)就复写了几份……”

同时也约在一星期之内见到了宋庆龄先生。在鲁迅家同史沫特莱见面,记得也在一星期之内。

最早见到的党员是何谷天(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都在我到上海一星期之内。他们两人从见到时起就帮助我工作。找到邓洁和其他党员,是较迟一点。

以下我专叙述我所能记得的我到上海后同周扬的关系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和两个口号论争的经过情况。

我想分三个方面来叙述。

(一)鲁迅当时的“处境”和他对周扬等人的愤慨

这里说的当时,即指我到上海前后的时候。“处境”,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愤慨,是指鲁迅谈话中所表示的。

我到上海后第二天下午找到鲁迅家去,鲁迅不在家(同许广平去看电影了),他家一个老保姆还认识我,即招待我到鲁迅卧室兼工作室的二楼去;鲁迅回来时已近黄昏,他在楼下已从老保姆口中知道我在楼上;他上楼来时,我十分兴奋地迎上去同他握手,他一面不习惯地同我握手(鲁迅不大习惯握手),一面悄然地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他说的这第一句话,完全出乎我当时的意料之外;我永远都会记得这句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

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我却当时就懂得,因为我1933年离开上海时,周扬等人同鲁迅已经对立,我是知道的。

(鲁迅这第一句话,我在1951—52年间写《回忆鲁迅》时,没有照原话写,改写为这样一句话了:“这两年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

当晚同他谈话到夜非常深的时候,最初是我说的多,我把红军长征经过以及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照我所知道和所理解的告诉他了。他听得很兴奋,很认真。后来谈到上海当时文艺界情况,他神情就显得有些愤激;他当晚说的许多话大半已经记得不大清楚,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

但我记得第二天他精神比头一个晚上就要好得多,九点后已经起来(他平日在晚上

工作,一般总在上午十点左右起床),衔着纸烟上三楼来看我是否已经起来。我刚醒来,他就留在三楼,又开始谈话,告诉了我上海方面的一些事情。在我住在他家二个多星期中间,我从他同我多次谈话里所直接听到而有重要关系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鲁迅对于周扬、夏衍、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

鲁迅说过,照他看来,周扬等人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鲁迅说过,照他看来,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青年,是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左联”早已布不成一条战线,虽然名义还存在,而他也还每月拿钱给他们。鲁迅说过,周扬他们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导家”,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不同意见者;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却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于敌人,同敌人及其叭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他认为,他们同那些造谣污蔑的小报是有联系的。鲁迅也说过,周扬是一个喜弄权术、心术不正,气量又狭窄得很像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鲁迅又说:周扬“同我见面时却一副虚伪的面孔,说他同我感情很好,我可不知道他那时心里想的是什么。”鲁迅说,夏衍表面上是一个上海绅士,笑嘻嘻,其实诡计多端,是站在背后的军师。他说田汉是一条糊涂虫,浪漫蒂克,敌我不分,所以一被捕即投敌,在南京大演其戏,是毫不为奇的。

鲁迅还说过,周扬等人还指责鲁迅“懒”,工作得不够起劲。鲁迅说:“他们个个是工头,我有时简直觉得像一个戴了脚镣的苦工,不管做得怎样起劲,总觉得背后有鞭子在抽来。”

鲁迅说过,他有时确实曾感到“独战”之苦。又说:“有时甚至使我多疑的毛病又起来了,想到要提防同营垒中人设置的圈套和陷阱。”

鲁迅在谈话中表示最愤慨和憎恶的,是所谓“战友”从背后给他的暗箭。他举了田汉化名为“绍伯”在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大晚报》上攻击他的一件事为例,说道:“这用心是毒的。这样一来,鲁迅一文不值了!刚刚斥责了杨邨人,现在又同杨邨人调和了,并且为他打开场锣鼓了。其实,他们倒是同杨邨人站在一道的,他们有一个字斥责过杨邨人没有?他们这种举动就是取悦于杨邨人,也取悦于国民党。所以,我在答《戏》周刊编者信里,就明白宣布我对田汉等人的憎恶超过了明显的敌人。”

(注:鲁迅这里谈到他批判叛徒杨邨人的文章,载《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中。又,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的文章,鲁迅也把它收在《且介亭杂文·附记》里,见